

## 沈默的見證人

### ——一塊磐石的自述

我生在巴勒斯坦的山脈中，從我家向西眺望，是一條美麗狹長的山谷，這兒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岩石。我的個子並不算大，站起來約有兩個人高，因為我躺在一片幽靜的橡樹林中，所以常有來往的客旅在我身邊休息。

有一天，來了一家很特別的人，好像走了很遠的路，看他們的長相，也不是附近的人，為首的是一位老人，恐怕有七十來歲，他的妻子長得非常好看，一點也不顯老；因他們是牧羊的，聽說又是從遙遠的大河東邊過來的，別人就稱他們做「希伯來人」。老人名叫亞伯蘭。

在一個寒冷的清晨，天剛亮，亞伯蘭就從帳棚裏出來，用石頭築了一座壇；這兒的迦南人我也看他們築過壇，不過壇前總有些奇怪的木偶像。亞伯蘭築了壇，却沒有像，他說是獻給永生上帝耶和華的，又說

耶和華應許把這塊地賜給他的後裔，世上的萬族都要因他的後裔得福。我不懂他為什麼這樣說，這山谷中已經有別人生了，何況，亞伯蘭並沒有兒子。

此後不久，他們就走了，我也沒有再見過他，但我一直無法忘記亞伯蘭。

### ＊

近兩個世紀過去了，有一天黃昏，忽然來了一大堆的人和牲畜，聽他們的口音，像極了我的老友亞伯蘭，我非常興奮，巴不得天趕快亮，好看看他們究竟是誰。

天終究亮了，可是他們人又多又雜，總有六、七十個，很不容易弄清楚。有趣的是，他們養的羊雖然肥壯，却沒有一隻是純白的，除了黑綿羊，就盡是一些有花、有點、帶雜紋的羊。

他們把附近的地買了下來，又在這兒挖了一口井，讓我有多一點的時間弄清楚了這一群人。為首的是一個癩腿的老人，名叫雅各，他看來比亞伯蘭當年還要老，而且非常憔悴，常常沉思。他有二妻二妾和十一個兒子，兒子們不大聽他的話，只有最小的小男孩常常陪着他，名叫約瑟，是個可愛的小東西，也常常爬到我身上來玩。但是哥哥們都嫉妒他，因他得父親的寵。

我一直不確定雅各和亞伯蘭到底有沒有關係，雖然他們同是希伯來人。直到有一天清早，我看見雅各也從帳棚裏出來築了一座壇，和亞伯蘭當年所築的，簡直一模一樣，我才知道這必是亞伯蘭的後人，心中不禁有種說不出的激動。雅各還為這座壇取了個名字，叫「全能的神是以色列的神」。

可是過了不久，有一天雅各神色緊張，帶了一大包的東西來藏在橡樹底下，然後全家的人帶着牲畜就匆匆忙忙的走了。好多年以後，偶爾，他的大小兒子們還回來放羊，但是約瑟與雅各，我就再也沒見過了。

＊＊

五百年過去了，除了我，此地沒有人還記得亞伯蘭與雅各的事，他們築的壇也早都湮沒了，橡樹都已長得又高又大，從老遠就能看見它們。

有一天，平靜的山谷突然沸騰起來，有一些南方的居民穿過這兒沒命似的向北進，山谷裏的居民也跟着逃，在後面追殺他們的是——我的天哪，是希伯來人！

等到戰爭都平息了，有一天早晨，所有的希伯來人都聚到我這兒來，他們的人數真多。我頭一次見到亞伯蘭時只有一家，第二次見到雅各家是一群，而現

當他們把我扶起來的時候，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好像回到近七百年前亞伯蘭築壇的日子，「全能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多麼奇妙啊！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們把約瑟的棺材從埃及帶來上來，就葬在我原來躺的樹下。聽說這是他臨終的遺命！這麼多年了，真沒想到他還記得。

＊＊＊

可惜好景不常，真給約書亞說中了，他才死，以色列人就開始拜各種的偶像。山谷裏的城本是約書亞分給利未人住的，利未人是永生上帝的祭司，他們反而建了一座好大的廟去拜可憎的巴力比利土；那城本該是慈悲憐憫的地方，是「逃城」之一，就是若有人謀殺了人，逃到這兒可以免死，但是裏面却住了一幫殺人流血的土匪；最過份的是有一天他們竟然把土匪頭子亞比米勒推到我面前來擁戴為王。我身上沒有字，或許他們忘了我的意義，但約瑟的墓就在旁邊，難道他們不怕神嗎？

也許真是上帝刑罰他們，過了不久他們開始自相殘殺，亞比米勒屠城，把城牆也毀了，撒上鹽，但幾天以後，他在隔山的提備斯城下，被一個婦人用磨石砸死了。

只是從那以後，情況就沒有真的好轉，爭戰的事

在呢，簡直把山谷都站滿了，少說也有幾十萬人。為首的老人名叫約書亞，大家都很敬畏他，他對人群講了很長的故事，又說了一些很嚴厲的話。我這才弄清楚當年上帝如何呼召亞伯拉罕（神為他改的名字，「多國之父」）來到此地，離開我之後神賜給他一個兒子，雅各是他的孫子（神給他改名為以色列——「如上帝掌權」）；後來約瑟那些不爭氣的哥哥們害他，把他賣到埃及為奴，神却使他成為埃及的宰相，並在飢荒的時候不記舊仇，把以色列全家都接去避難。不過約瑟死後他們逐漸淪為奴隸，受了許多苦，神呼召摩西（已經死了，但百姓依然很怕他）用大神蹟奇事拯救他們，帶他們出埃及；可惜他們不爭氣，又在曠野兜了四十年的圈子，直到如今，上帝才把他們帶回此地等等。

話說完了，約書亞就叫了幾個人來把我從地上扶起來，還給我一個任務：因為約書亞並不信任這些以色列人，預言他們將來一定會背棄上帝，因此他要我站着做柱子提醒他們，到時候也可以見證他們背約。

我嗎？一個不會說話的石頭？約書亞好像也沒有要在我的肚皮上刻字的意思；誰能擔保他們以後會記得我是幹嘛的？不過話說回來，還有誰比我更合適呢？亞伯拉罕在我身邊休息，雅各在我腳旁沈思，約瑟在我背上玩耍。

和拜偶像的罪都沒有斷過，中間有幾年大衛和他的兒子所羅門做王，算是太平了一陣子，但是所羅門王一死，國就分裂了。南方的國稱為猶大國，首都在耶路撒冷，北方的國稱為以色列國。首都嗎？哎，他們又選上了這個山谷（八十年後才遷到西邊山頭上的撒瑪利亞）。我真寧願他們不要這樣做，尤其是以色列國谷中的城牆，就住在這裏。但是他怕仍有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以致他的國不能長久，就鑄了兩隻金牛，對以色列民說：「你們上耶路撒冷敬拜耶和華實在是難看哪，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

當我逐漸傾倒，野生的蔓藤遮蔽我，也沒人再記得我的時候，我知道神的忿怒與審判臨近了，因為這些國民背棄了他們祖先亞伯拉罕的神，更配不上他們所蒙的聖召。悲慘的結局雖是我不忍見的，却終於來到了，亞述王的軍隊像洪水一般沖過以色列國，把以色列民擄到大河以東為奴，後來又從那兒被分散到世界各國去。悲哉，以色列的後裔！然而我又能做什麼呢？一切都太遲了。

如今這個地方已經不叫以色列了，叫做撒瑪利亞，有各樣的民在這裏混雜居住。我聽說以色列、猶大

亡國之後，仍有餘民回到耶路撒冷，但他們視這塊地為恥辱，連經過這兒都不肯，寧可繞路走，因此我也極少看見他們了，約瑟的墓也早就荒蕪了。偶爾我還想起亞伯拉罕的故事，但總是令我心酸，就像一個一千九百年的傷痕，依然隱隱作痛；又像一個遙遠的夢，是我寧可忘記的。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呢？我的心已不再盼望另一個奇蹟發生。

每當這時候，總有一個微小的聲音在我裏面說：「人雖失信，神仍舊是可信的。」

米米米米

在一個炎熱的中午，遠處來了一個人，他年紀很輕，看來却十分憔悴，而且風塵僕僕，想必是走累了；我看見他，就想起我的朋友亞伯拉罕。

他來到樹下井旁坐着，不一會兒城裏出來了一個婦人，看來是來井裏打水的。

他開口對婦人說：「請你給我水喝。」

婦人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

他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那裏得活水呢？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

……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他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祂裏頭成為泉源，直到永生。」

……婦人說：「先生，我看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他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需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他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你們或許不相信磐石會哭，可是我真的哭了，不單是我，老橡樹也哭了，雅各井也哭了，一千九百年的等待終於過去了。我對上帝說：「如今可以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住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米米看編後記米米看編後記